論語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　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　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　元善　通攷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胡氏曰。此篇前一半与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爾【通攷】熊禾曰前十三章与上篇通論古今人物內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国大夫後十五章多言斈傳文約礼大斈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斈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声）之位（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体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天子諸侯之通称）。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或問寛洪簡重。以前篇不佞之言。此章君敬行簡之對而知之。○洪氏曰。語顏淵以爲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語録。莊子所称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語録。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个簡底。故以爲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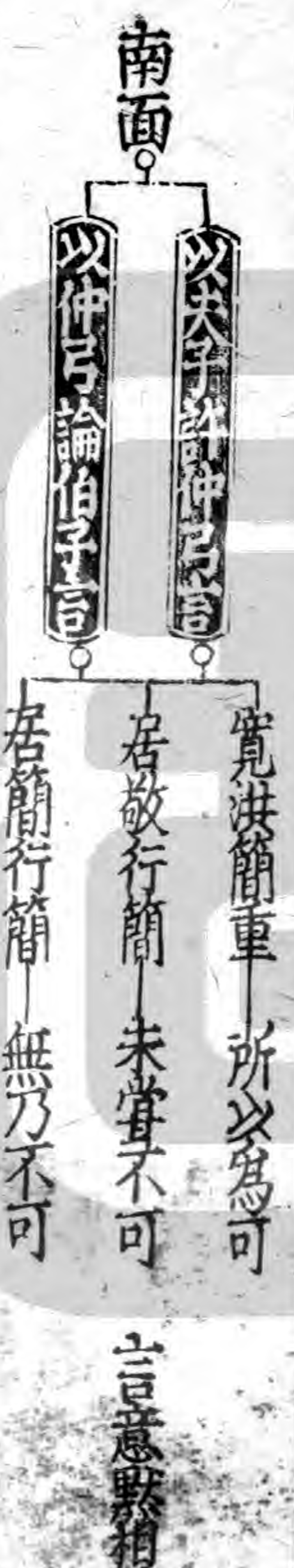
言自處（上声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通證（劉向說苑脩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音余。○語録。若非仲弓更問一問。人只認可也簡便了。○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行簡者。所行簡要。不恁煩碎。○黄氏曰。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少蘊葉氏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饒氏曰。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先師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敖。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通攷（黄寛曰。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俞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大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二說皆出晦菴而不同。恐當從或問之說）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許之（語錄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語錄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同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个好人極至誠只是頻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必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声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扶又反下同）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語錄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礼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過之萌蘖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輔氏曰眞好學眞字須子細看○先師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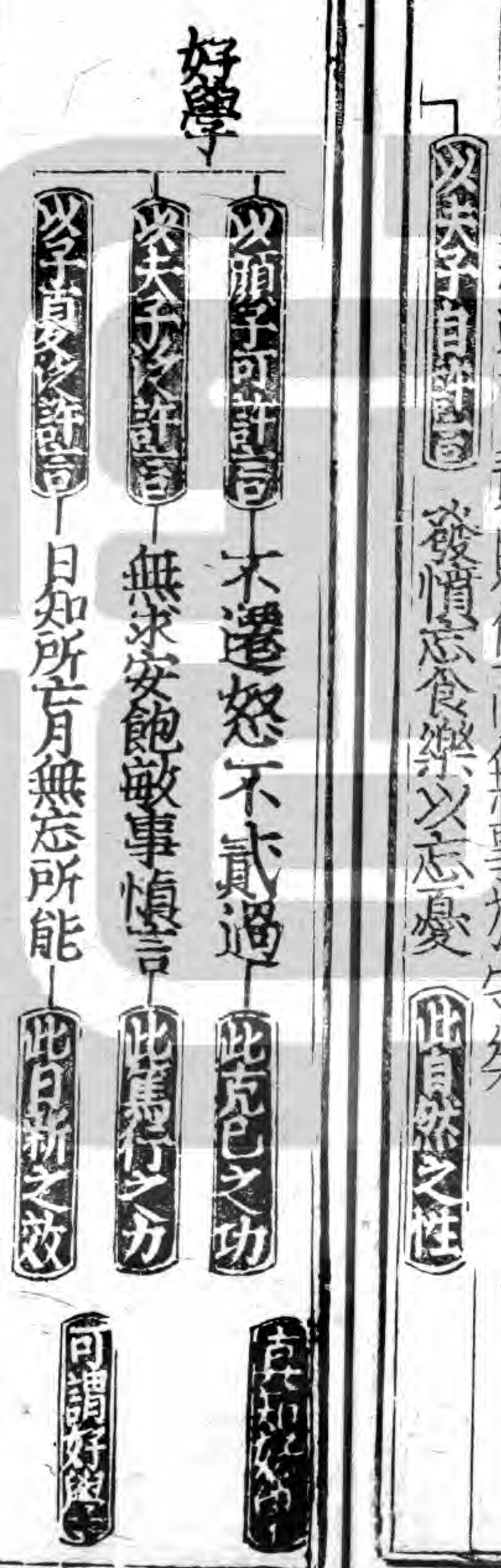
（私意之慝伏也。顏子之斈眞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風作冰釋。而不迁。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根去株拔。而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斈之符驗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称受教者爲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斈而可以傳道者。雖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斈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称顏子語）不貳過也（通曰。右程子兼不迁怒不貳過說）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姸媸在彼（媸赤之反）（姸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通曰。右專說不迁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迁）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錄。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无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專說不貳過）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斈作顏子所好何斈論也。胡安定瑗字翼之。爲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稱賞之。召處以斈職）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斈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斈之道。焉斈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語錄。問儲精。曰。精氣流過。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語錄。本是本体。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声）欲（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此言動）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語錄。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語錄。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

行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眞而靜眞字即是無極之眞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眞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眞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焉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斈者克己之事也

通攷（金履祥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眞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又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好學
以夫子自許言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此自然之性
以顏子可許言
不遷怒不貳過
此克己之功
以夫子之許言
無求安飽敏事愼言
此篤行之力
以子夏之許言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
此日新之效
眞知之好學
可謂好學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声）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声）孔子使也（韓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說未爲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声）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声）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如字）子華子華之爲（去声）（下爲之同）夫子使（去声）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錄此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這便是一以貫之處○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先師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請粟辭粟

以子華出使言 不當與亦不當益 與之釜庾五秉 有餘不當繼

以原思爲宰言 不當辭亦不容辭 以與鄰里鄉黨 有餘自可推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声）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完全端正）中（去声）犧牲也（永嘉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声）惡（此語本跣文家語亦言其生於不肖之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或問程子欲去曰字盖嫌對其子而斥其父欲用子謂子產子賤之例然歎顏淵未見其

（止乃淵死後之言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与之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語錄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国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反）其域。（造仁之域如一云入聖域）而不能久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三月天時一變故以小變）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間平去声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潜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尔）若聖人則渾（上声）然無間斷矣（間去声断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語錄顏子猶不能无違於三月之後後字不是三月後便一句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无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先師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語錄謂心猶鏡仁猶鏡之明或爲塵垢蔽而不明塵垢一去則明提此日月至焉爲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己私爲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不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声）非在我者（或問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語錄仁猶屋子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爲主出入不常則爲客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々勉々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己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長船行更无着力處○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爲賓在仁之外如身爲賓在宅之外也○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字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遂人欲於外而爲賓非眞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於賓勢日亞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永嘉陳氏曰提出張

（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爲客下入復出則爲无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

通攷 （吳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猶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熊禾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爲文。後說言心在則爲仁。不在便爲不仁其旨尤切。○徐晉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已者也若夫勸民以仁。率民以義教化行而礼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之以不可也）

仁
以回也言
三月不違
仁在內我爲主
以其餘言
或日一至
或月一至
仁在外我爲客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胡氏曰由求爲季氏宰以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与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果有決斷（都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惟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爲季氏聚斂爲衛輒死誰）○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

通攷 （吳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三子所長
以由也果言
可使治賦是其驗
以賜也達言
可使爲宰是其驗
以求也藝言
可使與賓客言是其驗
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声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声）使（去声）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眞有德行者畱於進）

（退之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攷】（金履祥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語錄謝氏說得鑱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謂子路）柔則必取辱（謂冉求）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声）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声○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一○以夫子之言—可見南子可往公山—有克亂之才

聖賢居亂見惡

以閔子之言—不為費宰必在汶上—有先見之知

以由求之言—不得其死為之聚斂—取禍辱之宜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或問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其信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胡氏曰此說見鄉黨疏文）【通證】（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礼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礼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声）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

可見矣（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張氏曰如顏冉之殀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矣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声）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通攷】（金履祥曰牖字誤當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牖也古人室北墉上起杜窓為壁雖窓間西北角有小圓竅名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瓠音胡）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声）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郡羽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語録顏子胷中自有樂故貧中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語録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語録問顏子不改其樂與夫子樂在其中只一般否曰雖同此樂然顏子方能免得改此樂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聖人是自然樂顏子能不改其樂略与聖人不相似只爭些子○陳氏曰孔顏胷次如光風霽月全無一點滓滿腔子都是道理故其心廣体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着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遺書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或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小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語録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昔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通攷】涂溍生曰疏食飲水非可樂也而孔子樂在其中簞瓢陋巷非可樂也而顏子不改其樂蓋惟仁即樂非以仁為可樂也所樂即道非以道為可樂也然夫子之樂自然而然而顏子之樂未免有意此孔顏之所樂也其視伊尹誦其詩讀其書欣慕其樂之者則大有間矣）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通曰欲問

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眞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博文約禮上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廣也如伊川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無一毫放逸縱恣之意是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見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露只欲人自思而得之朱子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饒氏曰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敎顏子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

簞瓢陋巷
疏食飲水

以人言——不堪其憂
以顏子言——不改其樂
以孔子言——樂在其中

人欲中受苦楚
天理中自快活

語錄說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此）畫者能進而不欲（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張氏曰廢如行者半塗而足廢也畫者非人止之自畫而不肯前耳）○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饒氏曰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足畫處○先師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以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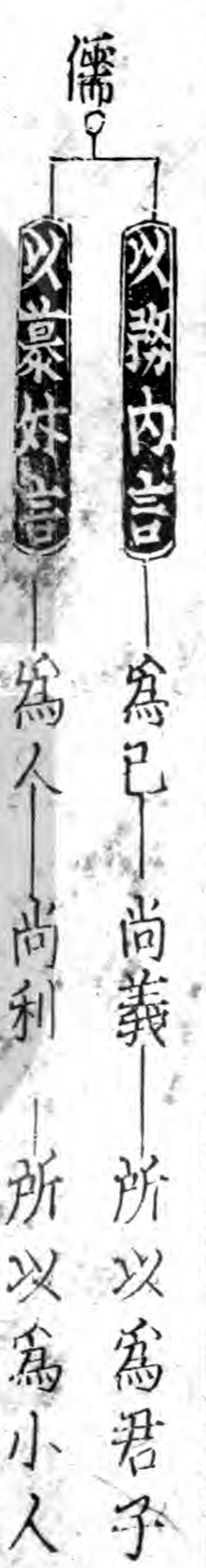
顏冉進學之異

以顏子言——無所不說知之至　欲罷不能行之至　所以賢
以冉求言——非不說知之至　畫而不進行弗力　局於藝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去声下同）己小人儒爲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語錄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饒氏曰此是就儒身上說若殖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輔氏曰此亦子夏初年時耳至其言切問近思先傳後倦則大不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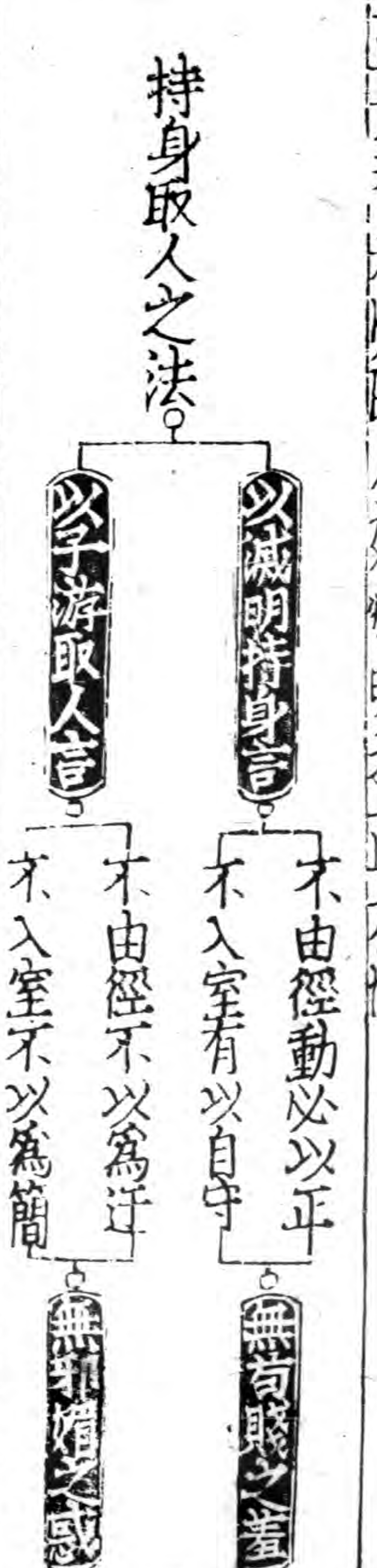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語錄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興賢能飲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体）

【通攷】（金履祥曰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語錄問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爲吏恐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胷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

（為善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通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与正大之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声）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丁練反）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与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師右師冉求師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語錄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与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陳氏曰馬驚車之馬也占乘車不誇馬○張氏曰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固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推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謝氏曰人能操（平声）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左傳桓公五年君子不欲多上人○語錄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能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着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消去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見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声）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語錄問謝氏疑而字為不字曰當從伊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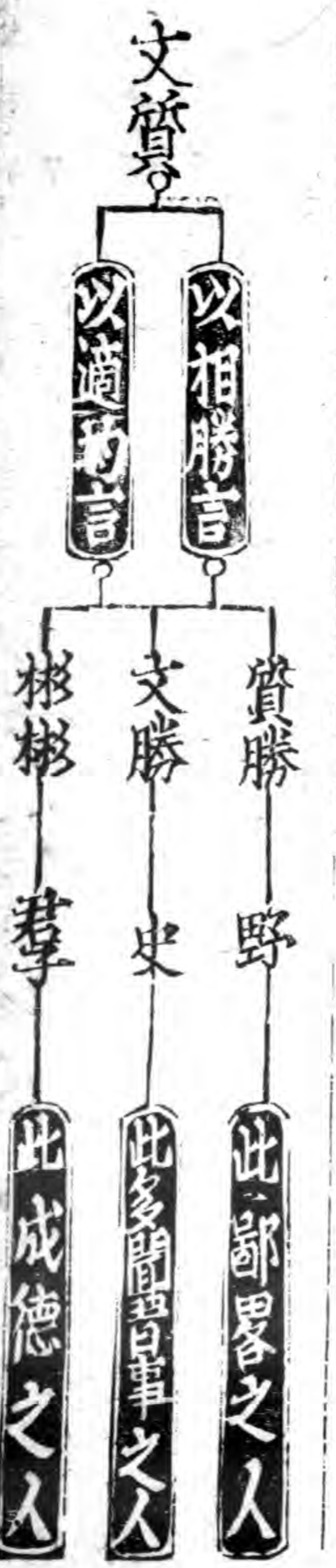
（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說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齊氏曰世衰尚巧言雖有令色亦鄙之必佞而後免於世蓋深歎之也○先師曰自上蔡變而字爲不字故齊氏亦因而字而爲此說與集註小異姑存之【通攷】金履祥曰而有而字猶与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斷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馮氏曰莫不肯也○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眞氏曰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子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此歎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之行不可以不由道也○先師曰夫子嘗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祭祀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禮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先師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与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与成德而言蓋欲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輔氏曰野猶近本忠則徇末矣○趙氏曰楊說雖非本章正意亦足明二者之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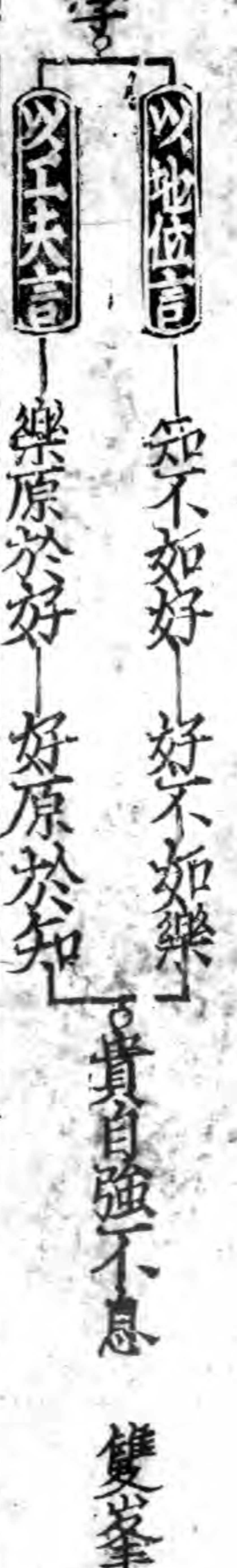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語錄上一生字是始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彼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凡人解書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麄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如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人自說這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較細耳不是別求一箇深遠之說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辨命之所遇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与游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饒氏曰罔無也謂誠盡此直道）通

攷（黃震曰愚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也何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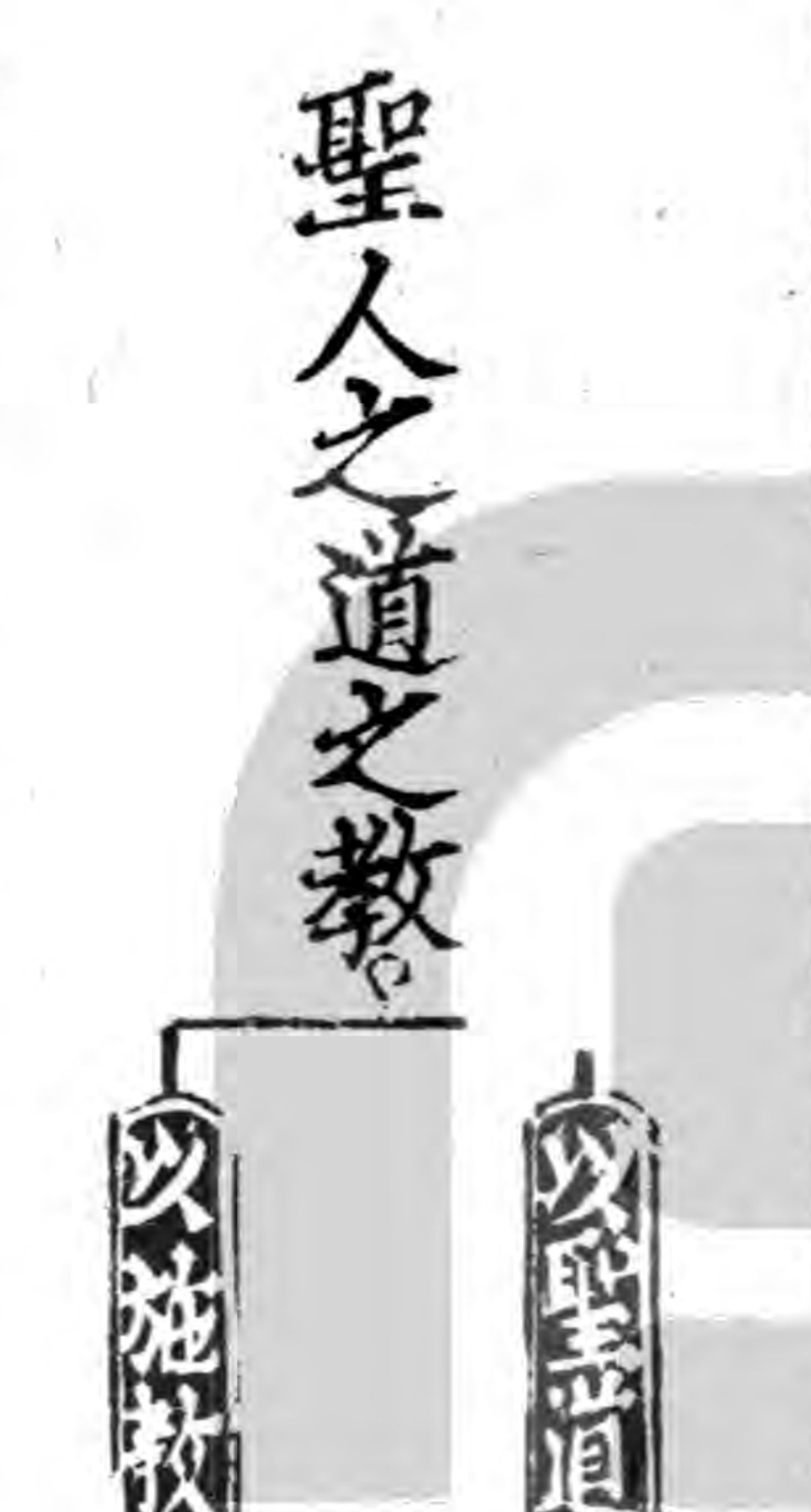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語錄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輔氏曰好之而未能樂未能与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先師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真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通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前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以上之上上声語去声）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声）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眞氏曰張氏說至精密所謂精粗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意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焉而於上焉者爲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者爲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先師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高遠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爲凡下之歸而已既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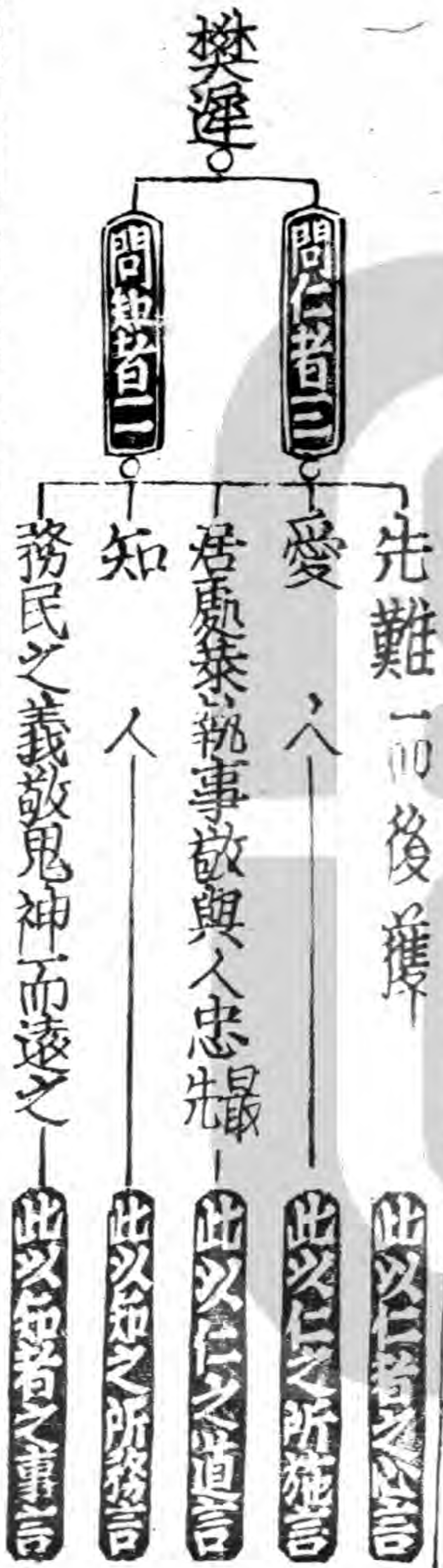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声）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語錄常人之所謂知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數當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

（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為善而專諂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或問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語錄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輔氏曰能敬則知人与鬼神二而一一之不可黷能遠則知人与鬼神一而二二之不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錄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先師曰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己輔氏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挈其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又集本欲只用呂氏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能說到及此故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不可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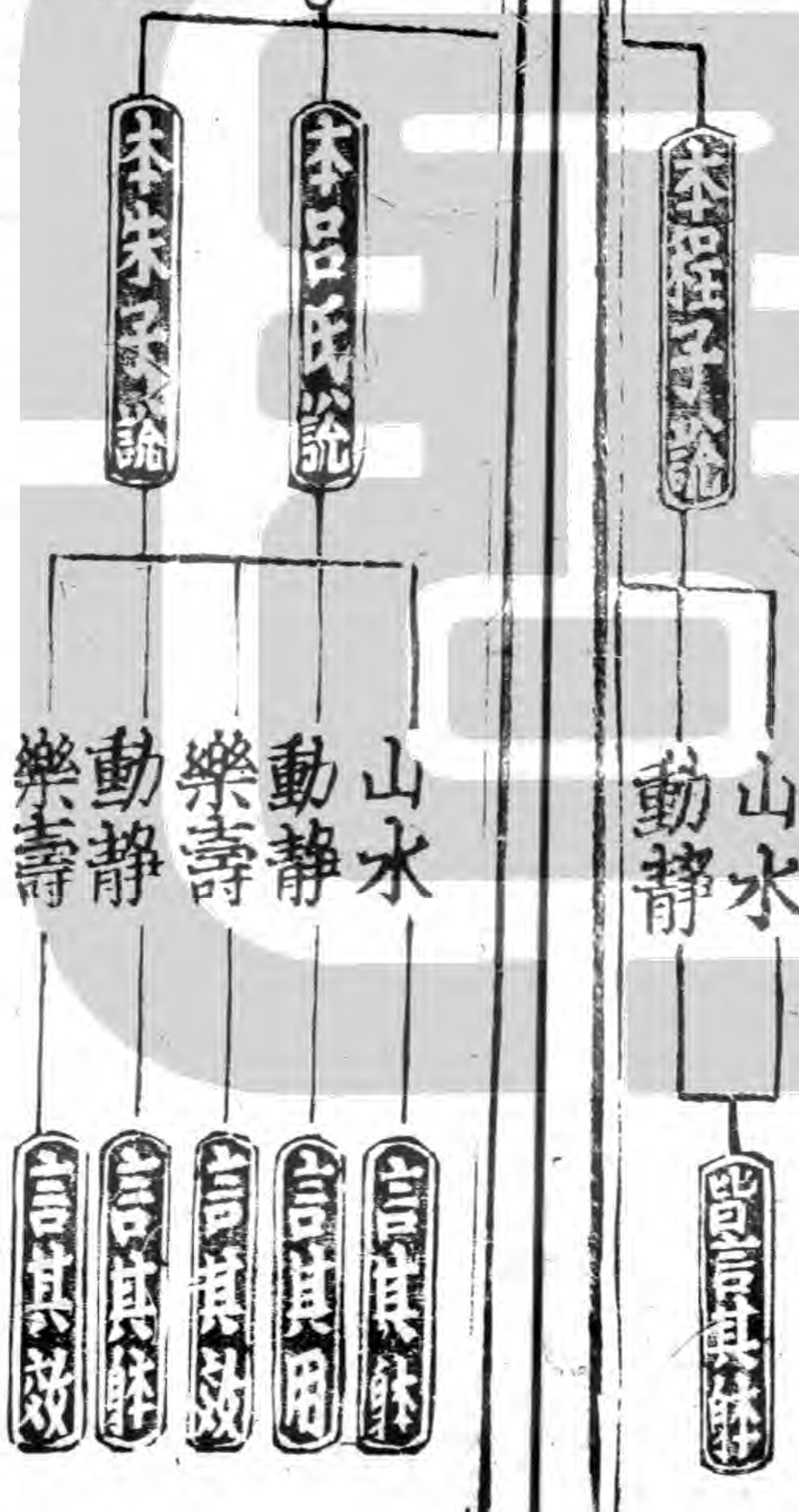
詳見子路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声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声）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輔氏曰此体字乃形容仁知之体段非体用之体）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之患也閡五代反与礙同）靜而有常故壽（語錄此不是兼仁知

（而言。曰是各就其一体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是見得動靜處。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体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揷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通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程子曰。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語錄。体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饒氏曰。体仁是以身体之。如君子体仁之体。顏子仁者也。曾點知者也。夫子則体仁知之深者也。○先師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体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体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无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亏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知仁體用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礼尽在。其重礼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去声。○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尔。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

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声）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語録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太公已自与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尊守齊之初政全变易了一向尽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而先世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見哀十二年猶使人問孔子若欲以賦爲是更何暇問惟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問緩急之序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变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去整頓而却理會功利之習便是失緩急之序○先師曰魯有易變之資聖人有能変之道亦甞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

齊魯
- 以齊魯之政俗言
  - 齊急功利喜夸詐—伯之餘習
  - 魯重禮教崇信義—王之遺風
  - 有美有惡
- 以齊魯之所變言
  - 齊革伯習慕王化—可至於魯
  - 魯振頽綱修廢禮—可至於道
  - 有難有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馮氏曰顔師古曰斈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觚爲酒器見於礼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箛）皆器之有稜者也（語録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大簡以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防時緣是頓得穩）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声）

則不國矣（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実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語錄可逝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欺不可罔不特此一事如此○先師曰好仁不好斈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若不當如是其愚是始貴夫斈也、通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語錄聖人之教斈者之斈不越博文約礼兩事博文是道問斈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礼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礼所以躰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礼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斈則無以約礼不約礼則博斈爲無用約礼一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礼亦看博約字与之以字有一貫其意○黃氏曰博文約礼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爲要然約之謂爲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爲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實約謂反而求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錄若博斈而不約之以礼便無歸宿處○先師曰程子此條專以約礼爲重要之徒博文而不約礼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礼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礼屬行交致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比豈止弗畔而已○又講義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陷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

纖[illegible]一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盖必博而後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无偏陂固滞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岂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壹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主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礼之礼爲礼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語録之博文約礼此与顏子所言者本同始由是以入德斯可以弗畔終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与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曰得之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浅深博約可弗畔道辨是浅底至顏子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礼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至削鐻之妙者亦只是這斧斤規矩○問此與孟子反說約意相似否傅氏曰博學約之以礼重在約礼博學將以反說約重在博學博固不可不反於約而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先師曰博文約礼以講明對踐履言博學將以反說約專以講明言耳合而觀之必先能如孟子之說而後可進於孔子之說也

通攷 吳程曰汗漫涉注況言其無歸宿也

博約之學

以可以弗畔言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君子固所當務

以如有所立言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聖人不外乎是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声）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爲不見見之礼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豈以車声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爲蘧伯玉之賢況於孔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小君礼歟曰是於礼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礼則大夫見夫人之礼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通證（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礼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著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或問矢誓声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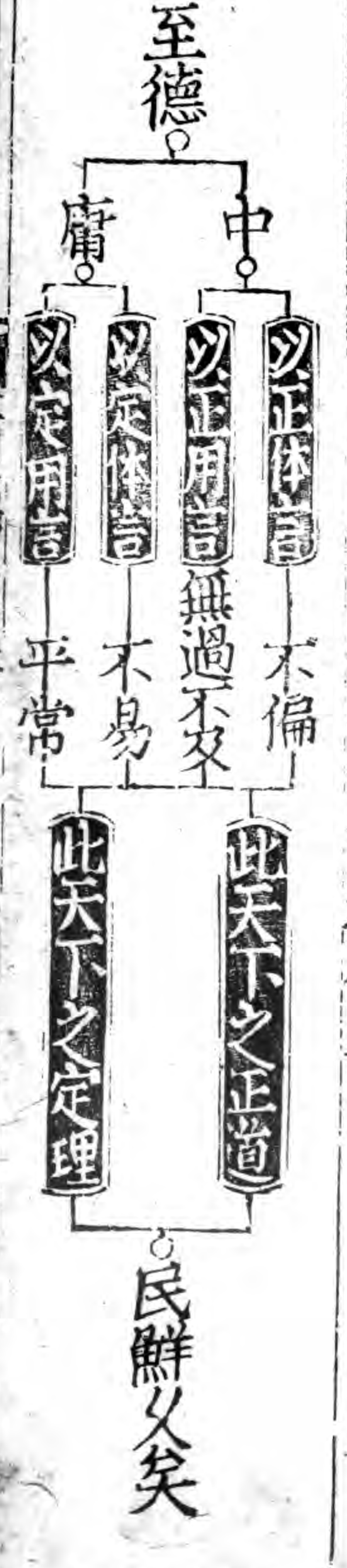
通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国人）

（於大音泰宮曰所不与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中於君利社稷是与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与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饒氏曰礼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声）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饒氏曰子路氣麄見偏卒未易囬疑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礼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礼則君子雖欲辞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絶之也○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乱為治化惡為善故孔子於南子陽貨亦見之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小人則遠之善說之未必能有所済而或以自汙顏閔終身不仕盖以此尒子路不悅者盖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声）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曰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文集不偏者明道休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語録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声）少有此德久矣（饒氏曰此章与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与不能知能行与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隱括語○通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声）

博廣也（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因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語録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体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横○仁以道理言是个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処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処不是仁上面更有个聖〔通攷〕陳櫂斎曰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与天同德）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已含下一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録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尽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尽仁蓋势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亦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猶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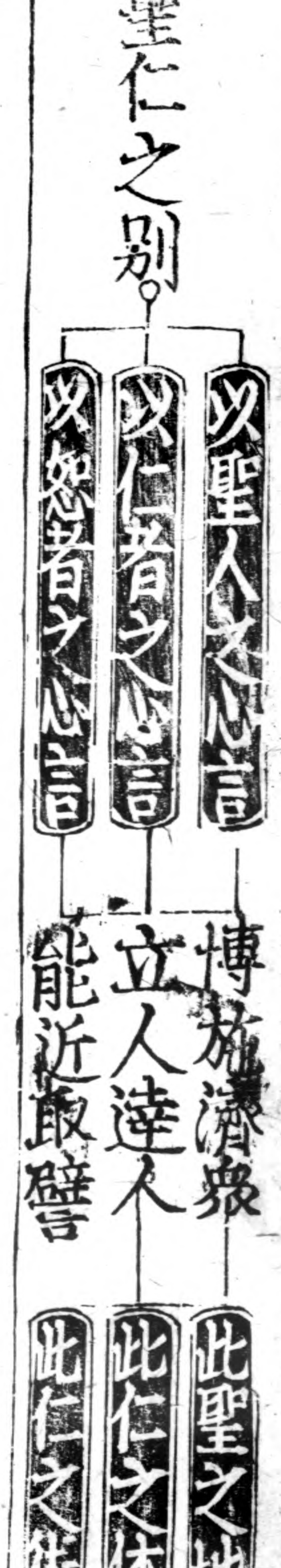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録立字達字之義謂如在此而往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事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以博施而後為仁孔顔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山林之士更做仁不得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体告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語録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体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所以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先師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斈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斈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斈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於危反痺濕病痺音畀冷濕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体認得人物皆爲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爲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譬音）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声）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癢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万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与手足一体也。外邪間之故与氣不相貫。己与天地萬物一体也。人欲間之故与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与天地万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斈者以去間之方也○語録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厅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一見憲問篇脩己以安百姓章）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声）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声）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足也）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与之相爲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衆）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呂說欠就取譬上說恕字分曉）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語録欲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与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聖仁之別

以聖人之心言
博施濟衆
此聖之地

以仁者之心言
立人達人
此仁之体

以恕者之心言
能近取譬
此仁之術

論語卷之六